

蕩香零拾叢書



從之遂以王瞻爲都護知湟州隴右都巡檢使王厚爲
同都巡檢使都護職事如沿邊安撫司例施行事初措
置仍委經略司常切點檢覺察無令違越是日引見
隴拶爲一班契丹公主爲一班夏國回鶻公主少退立
瞎征爲一班同起居家屬首領各從其長籛廝波結一
頭頂附瞎征班次引僧尼皆蕃服契丹公主以下皆禮
拜各賜冠服退就邇英閣前易服乞依前立班謝訖退
就橫門幕次茶酒宰執從政官宗室戚里正任以上皆
侍立上諭宰執令就殿門呼隴拶等試與之語旣而李
穀等引隴拶來諭以已除節度使依漢官給俸自來無
此恩例瞎征但給茶綵而已拶稱謝甚恭又問何以招
致溪巴溫拶云譬如一乳牛繫卻子卽母須來繫卻母
卽子須來又云溪巴溫先遣他出漢亦欲續後來旣而
爲郎阿查所制故未果來朝廷若與阿查放罪并阿查

招來必更易爲力尋答已有放罪及招換指揮撈云如
此到岷州當便遣人往說諭若不從當以兵馬去斫取
阿查頭來獻官家尋答以但且招誘得來好不須殺他
蓋虞其不誠也又問撈何以欲居岷州云欲包順及趙
懷義家部族相依爾次引賸征來其言殊誕妄無倫理
又至上馬處見契丹公主亦諭以朝廷待遇恩禮甚厚
再三稱感恩而已是日傳宣內東門小殿不覆奏事
邇英垂簾意長樂在簾下蓋易服處適在閣前也丙
戌同呈邊報又呈河東久闕正官催郭知章上殿訖
疾速發赴新任師朴云知章初作帥豈可付以河東河
東須體重曾作帥知邊事人乃可往余云非不知此但
無人可差故且以知章充選左轄亦云自來亦須用曾
經河北作帥人余云舊例往往用故相及前兩府今近
上從官如吳厚安安惇皆不曾作帥蔣之奇新自邊上

召還朴云如此只有蔡京上云如何余云若令京去須
優與職名夔云承旨自當除端明余云兼兩學士不妨
左轄云之奇累經邊帥莫亦可去許將云朝廷闕人莫
且教知章去又云除兩學士無例余云有蘇軾例將云
是元祐例余云官制後雖不曾除兩學士不知有條否
若條卽祖宗以來兼三學士兩學士例不一上云且教
去將又云且教知章去余云不知聖旨是宜教知章去
是教京去上云蔡京余云如此卽批聖旨蔡京除端明
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遂定卞云臣兄不敢
辭行然論事累與時宰違戾人但云爲宰相所逐上不
答再對上諭云蔡京張商英范鏜皆已去只有安惇
劉拯王祖道未去余云言者稍舉職則此輩亦何可安
也簾中亦深以爲然中官梁知新以元祐黨羈管藤
州而嘗在藩邸有旨與遷兩官刑部云須放逐便後再

期乃得敘敘後乃得遷官得旨令不俟期滿便與敘上及太母亦皆言其無過只是曾在宣仁殿中余嘗見曹誦云知新頗氣直曉事因以此白太母太母云誠是氣直不可得李穀劄子奏沿路及到驛得隴撈瞎征三公主等送到土物未敢收得旨詣收受皆許收受皆珠玉犀牛黃之類令乞引喝使臣轉出文字於內東門外付人吏從之

此先是內東門覆奏同呈文字訖待班再上以已呈文字記內侍傳出因來白云得一朝旨乃便

遂爲之陳請

丁亥旬休

是日蔡京以急速公事乞不

對令赴後殿尋有二日候別日是夕又鑾院降隴撈等

制至二十三日乃得對

戊子同呈邊報

上對二府

諭云日食正陽當避殿損膳及曲赦四京已是後時便可施行又令下詔求直言三省云只德音中帶下余云不可須別作文字上云作兩箇文字再對上諭云

三省並不檢舉又云踐祚之初又有天變當求直言余再三稱贊退見三省猶欲只以德音中帶山余云聖旨作兩箇文字適又再諭以踐祚之初兼有天變故求直言何可與德音帶下下云將謂只爲日食如此卽別降詔三省遂以此意召舍人至都堂草詔安中又以簡見諭云熙備元豐德音皆及諸路今不當止四京欲共陳之晚遂入劄子然已暮矣上翊日諭云得文字時已昏晚已鎖院又以數赦故且已 是日內批接伴趙思行令別差人替因問所以上云無他只是皇太后惡人干請爾思行太后之妹婿也遂以差劉交至簾前太母亦云思行亦幹得事但恐於使事了不得若山陵之類差遣皆可差向釋奉使猶且不了卻恐他不了余云接伴亦無事任瑜朱孫之徒皆入國伴接但皇太后謙慎太過爾 己丑同呈姚雄已統制人馬赴鄆州 再對

向綜入國至邢州輿疾歸乞別差官改赴差知永甯軍
鄭薦代之 庚寅同呈鄜延奏西夏陳慰使副十三日
過界 再對差高公繪山陵行宮使又差曹誦充山陵
總管 鄜延走馬黃彥言沿邊新堡寨多不如法乞增
修又乞移道路巡檢於中路堡子並下鄜延令相度施
行 又差李穀裁定山陵車馬人從食錢等 辛卯同
呈邊報 再對又呈黃彥乞那將兵於新城寨戍守又
乞舉行諸軍務閱並從之 真定走馬江洙乞修磁州
南北城亦從之 壬辰同呈邊報令夏國進奉人使於
七月十五日以前到京 再對國信所申郭知章等入
國泛送物色係以官物及私覲物送押宴回送到除送
到馬依蹇序辰例不支序辰收受其餘物色不曾申請
得旨賜與知章等 熙河效用張庚等謀叛入夏國張
庚雖大赦合處死王輝蕭誠合原得旨庚依斷輝誠送

江南編管

癸巳同呈熙河奏姚雄已起離鄯州又令

隴拶先以朝辭起發

又黃彥言鄜延排門差括人戶

牛具及令自備種耕種新地今經略司分析係是何官

司行遣仍立便放散及令轉運司體量詣實聞奏再

對呈御史石豫劄子云中國有夷狄如陽之有陰可相

有而不可以相無又言相交爲君臣相與爲賓客乞闕

略細故以天地之範圍一切庇覆其言殊無倫理不可

曉因言御史如此可謂辱國陛下比所擢言事官皆深

稱人望非此輩可比上云渠更乞留中朕以其不成文

字故令降出是日晚師朴報中批上官均孫諤令除

臺諫官且云翊日受誓不入恐爲人所動搖又均與安

中親嫌答以何可搖也更當諭安中不須固避安中亦

有簡云須至敷聞以俟聖擇翊日遂除均祕書少監

諤右司諫

甲午同呈熙河奏王瞻申回鶻部落蕃人

萬餘口不肯留青唐已隨軍赴湟州又呈於江南荆湖
福建五路招換揀廣西兵四千人再對太僕申少卿
趙岬身亡乞存恤得旨依例支絹百匹上諭均諤已
除職均以履陳親嫌故除少蓬又云卞言均元祐中詆
毀神宗政事不一亦不曾答渠但所不喜卽以詆毀神
宗爲言余云陛下洞照如此臣復何言至簾前亦及之
太母云此兩人除得好否余云如此等人天下望以爲
言官久矣皇太后皇帝睿明所收用皆天下公議中外
士人孰不鼓舞稱誦太母云似他人元符中一切爲人
屏逐甚道理余云凡所不喜卽云詆毀神宗緣臣僚論
事若以朝廷政事爲是卽無可論者卽有所論卽必以
朝廷所行爲未是才說不是便以爲詆毀如此誰敢啟
口上官均在神宗朝廷作御史亦曾議論朝廷政事不
當豈可亦以爲詆毀太母云君有爭臣父有爭子怎生

少得余云聖諭如此天下士民之福人主盛德莫大於
開廣言路容受諫爭如此則人人敢言朝廷雖有闕失
無不知者矣太母深然之安中遣人來云卞言均乃會
布所知大行時累累稱薦欲成就之而大行不聽上答
云不獨布眾人稱薦者甚多此乃公論所稱也夔并諤
亦詆毀以爲狂妄卞亦助之上杳不答 乙未休務
二十七日開宮觀三日

丙申大忌赴景靈三殿行香

是日奏對之語甚多然多不能記錄大抵稱引善類
區別邪正而已自初除師朴安中余卽自上及簾中云
三省負已多唯密院獨負職事不少臣獨當密院歲久
望早除人庶免瘵曠上但笑太母云非久不獨也外議
皆云以此待蔣之奇來故有此語余又嘗言李清臣到
闕已久未進擢外議皆疑與忠彥等不同太母云住不
得必不久有指揮蓋內廷議論已定矣 宣惇初議大

行陵名曰永崇中批以未至嘉美令與三省密院同議
改定尋以永章永慶永泰等名進呈上及簾中皆云永
慶甚好遂再上表以永慶爲名陵名乃停奉敕撰既而
又以北虜聖宗陵名永慶再進呈遂改永泰凡三上表
乃定

四月丁酉朔日蝕百官守職太史局申自辰初四刻虧
稍向西北蝕四分止巳時五刻復是日時有陰雲往來
然不能掩午初上馬 戊戌同呈熙河奏鄯州兵將已
到湟州姚雄四戰獲二千餘級傷折已失只三十八人
又敘姚雄去秋解鄯湟州圍未賞并今來功狀特除正
任防禦使升鈐轄洮西安撫使又令拈諭卽阿章溪巴
溫等早令歸順上及簾中甚悅自此且靜備矣 山陵
修奉所申賈富卒詔王崇拯管勾馬軍司充修奉仍乘
驛徑赴山陵所勾當候事畢赴闕供職 再對呈新知

成都府路昌衡乞赴闕奏邊事令實封聞奏上諭太
母疑蔡京不當出欲且留修史恐陸佃等以修史得罪
不可用余力陳京卞懷姦害政羽翼黨援布滿中外善
類義不與之並立若京留臣等必不可安位此必有姦
人造作語言熒惑聖聽上慰諭云無他皇太后但且欲
令了史事以神宗史經元祐毀壞今更難於易人爾余
云臣等以陛下踐祚以來政事號令以至拔擢人材無
非深合人望故雖衰朽亦欲自翊一二裨補聖政中外
善人君子鬱塞已久自聞初政人人欣歡鼓舞若事變
如此善類皆解體矣朝廷政事亦無可言者上云但更
於簾前說余又云若以謂陸佃及肇不可修史則臣僚
中豈無可修史者何必須京上論蔡京云肇又理會章
惇改制詞理會得是無道理如此改若今次理會了今
後必不敢更改余云臣弟自以爲失職不敢不理會蒙

陛下照察如此事士類之幸上云待指揮今後不得如此改余稱謝而已及至簾前具以京事開陳簾中毅然不可奪余云如此則臣決不可安位太母云干樞密甚事余云君子小人不可同處太母云先帝時亦同在此余云此臣所難言臣在先朝嘗有去意今日以皇太后聽政皇帝踐祚以來政事皆合人心臣以此亦欲勉強自竭今事既一變臣何可安太母云不變只是教他做翰林學士了御神宗國史干樞密甚事余力陳未已太母云且奈辛苦乃遣之之語也

每日奏事退太母必云

且奈辛苦

余云臣爲朝廷分別邪正欲君子小人各得

其所此事於朝廷所繫不細旣而報辰正牌太母云日色已晚余遂退

子開草孔仲詞爲惇王所改不肯僉書

故論奏

是日又批御藥李偁句當內東門五年以上

於法滿七年乃得改一官所少一年以上乞用減年磨

勘比折轉官引馮世甯句當七年止少三十三日除御藥用減一年磨勘乞比折改官先帝以隨龍故許之余以謂俾所少一年以上與世甯不同若啟此例則今後少三年二年亦須援例陳乞此例恐不可否上云如此無可施行及至簾前太母云俾奏事先帝有可稱者與改官不妨余云若如此卻以皇太后宣諭事特旨與改一官不妨免啟此例亦毅然不許余云如此須來日再奏稟因云臣外則與執政立敵內則裁抑近習讒毀中傷不易當也太母云無此他豈敢如此余云近御藥劉瑗乞磨勘臣以橫行無磨勘法欲寄資又無寄觀察使例遂罷之既而三省卻以修五王外第恩與遷觀察使如此則此輩安得不怒太母默然瑗乃今上隨龍俾方寵用於長樂然所不恤也

是日晚批出蔡京依舊在職

范純粹復舊職知太原府

己亥同呈熙河奏王瞻燒

毀青唐令體量諸實聞奏又降朝旨令招諭溪巴溫
再對以狄諮知代州李偁特改一官餘人不得援例仍
云奉事先帝頗勤勞余云外庭無緣知禁中事上云親
王亦何由知余云外人皆云偁本元祐人以在賢妃閣
中故保全太母云雖是元祐人然與眾人別自先帝幼
小已在左右極有補上云只是道多勸諫先帝決責人
余云蔡京已留臣所以惓惓者但以爲朝廷分別邪正
爾竊料姦言必以謂京乃章惇所思京實與惇仇怨然
臣等豈是奉順章惇之人其次必以謂陸佃及臣弟肇
欲作史官然實無此意臣兄弟立朝粗知義理臣弟以
修史得罪便差作史官亦必固辭不敢就職昨日皇太
后宣諭累年不干臣事若以臣私計言之卽干臣何事
京之去留於臣有何利害若爲朝廷計則臣備位近輔
志在分別邪正肅清朝廷則臣不敢不任責兼議令京

出乃韓忠彥黃履先爲此意及以告臣臣以其用心向
正臣實欣然助之則臣實無他意但乞以此詢忠彥忠
彥必不敢隱上但如昨日慰諭而已至簾前具以此白
太母太母但云樞密著甚來由不干樞密事余云臣論
事無狀無以取信理當罷黜比欲待罪又恐紛紛上煩
聖聽臣衰老疾病只俟山陵後便乞致仕太母云那裏
泊老怎生得余云方在國恤多事中臣未敢喋喋遂退
又嘗問上云臣昨日喋喋深忤皇太后聖意必甚怒
上云也無只是爲史事不欲更別差人上又諭子開事
云三省欲加罪朕云他無可罪曾諭云凡撰詞但平直
不須分別紹聖元祐卻云撰鍾傳等詞不同既退聞有
旨放罪是日韓師朴致齋黃安中在假故惇卞力欲逐
開顧上力主之故免然猶放罪

等送蔡確往新州摯亦死於新州報應可懼他語甚多

是日對卞道及劉摯

卞極忿云蹇序辰所爲非卞所知人皆言序辰所爲皆出於卞實可怪余言甥旂罷權權貨物事故也是日聞惇卞初欲以奏事不實坐于闕不許又引宋次道罷知制誥例又引子固撰持國告罰金皆不許

是日上又

諭王渙之昨日上殿極惶惶莫曾見說已許他臺察余云臣亦聞之上云亦聞他與黃履親嫌亦不妨待今日便批出與監察御史并陳次升與御史至晚竟未見批出庚子同呈邊報又與照管隴拶赴闕李穀以下轉官減磨勘有差并賜縑再對因言密院當修時政記正月十二日有定策恐未記錄事聖語及臣等奏對語言不真欲修寫進入乞改定仍云是日倉卒之際賴皇太后聖意先定神器有歸臣等但奉行而已蓋此意盡皇太后聖旨當歸功太母上云甚善因語及上固辭之語至簾中猶固辭上云何以知余云臣等在簾前聞索